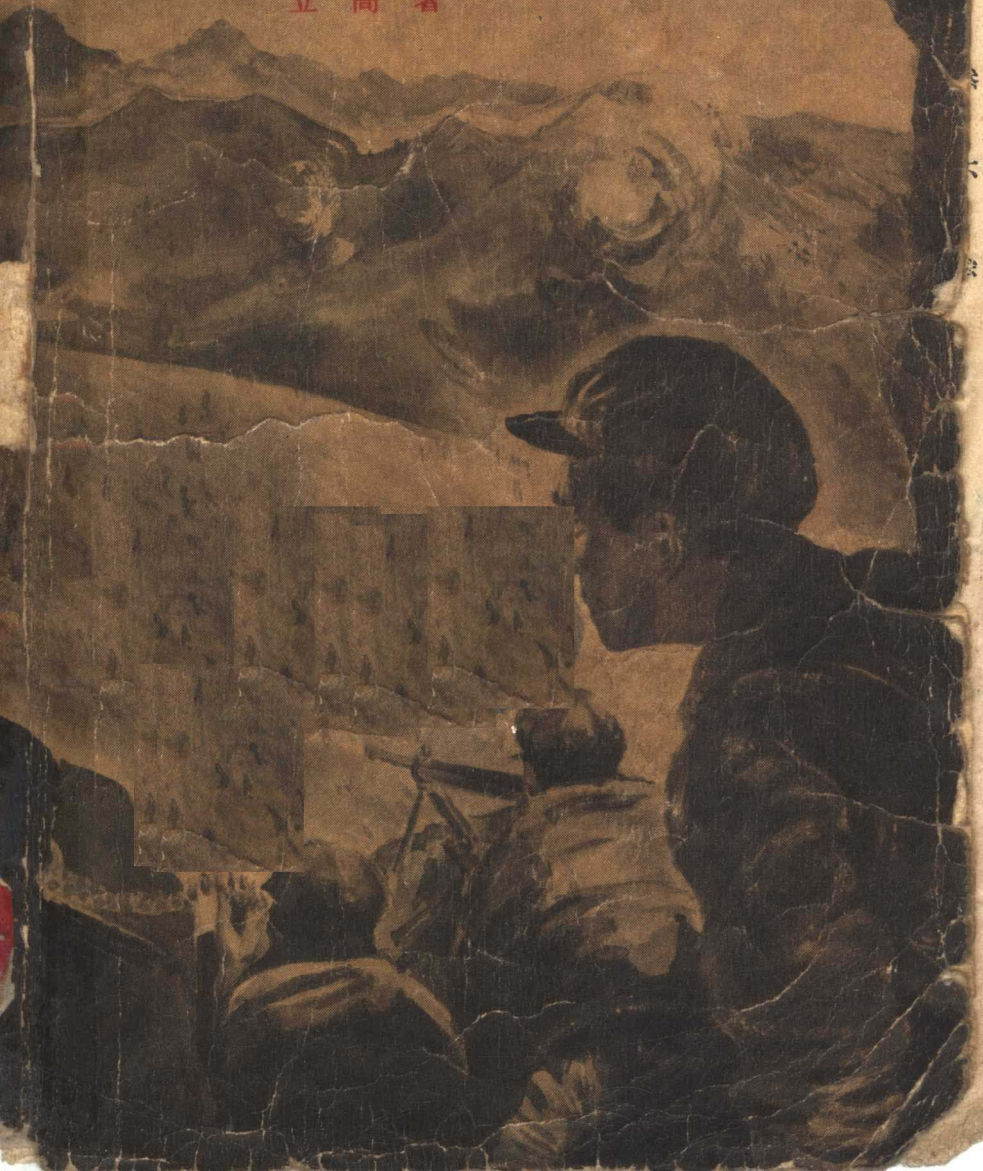


峰群白蛇

立高 著



屹立的羣峯

第一部

立高著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主要人物表(出場前后为序)

馬祥子	三連战士, 战斗小組长
韓成剛	三連战士
黃玉龙	三連五班长
夏大发	三連战士
孙志明	二团团长
何福祥	三連战士
魏常青	三連連长
袁国恩	三連政治指導員
田水华	師文工队員, 孙志明的妻子
刘金玉	二团參謀长
李建濤	二团副团长
翟逸林	二团政治委員
李 迁	二团通訊參謀
姜 玉	二团偵察參謀, 后任三連連长
張 柱	三連战士, 战斗小組长
陈更緒	二团一营营长
沈 清	三連文化教員
錢德榮	三連一排副排长
張占林	二团宣教干事, 后任三連政治指導員
齐尙志	二团通訊股长
韓 虎	原友团班长, 后任三連五班副班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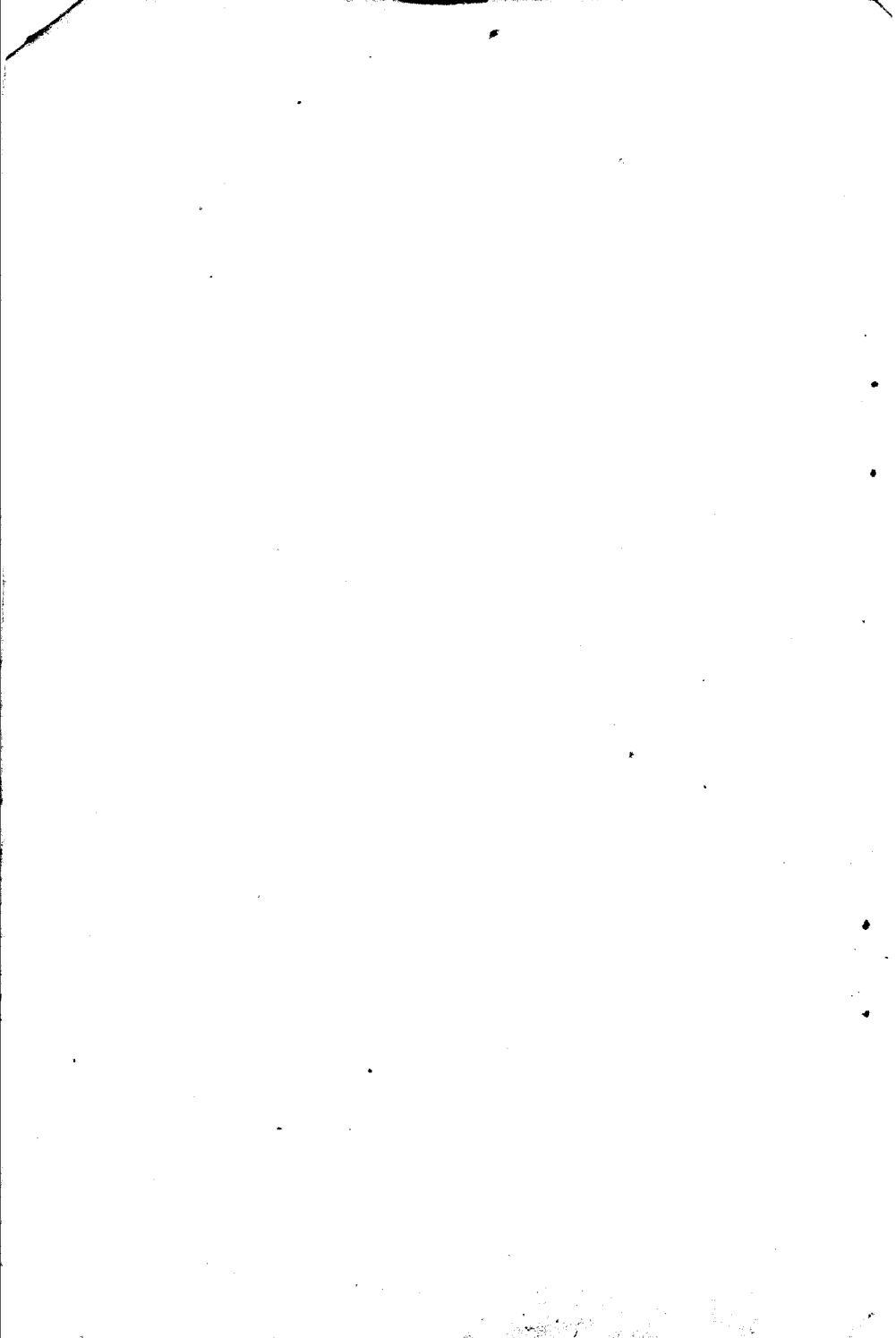
目 次

第 一 章	荒山秋雨	3
第 二 章	火綫上見	15
第 三 章	耳聞不如眼見	31
第 四 章	不能克服的困难是沒有的嗎？	47
第 五 章	炮火声中	59
第 六 章	两只奇异的小鳥	72
第 七 章	太突然了！	79
第 八 章	身后就是祖国！	92
第 九 章	还我的指導員！	108
第 十 章	不能光看着脚下	120
第 十 一 章	水	131
第 十 二 章	不要爭	142
第 十 三 章	突过火焰山	151
第 十 四 章	永別了，年輕的同志	162
第 十 五 章	圣洁的泪水	170
第 十 六 章	要打好后方的仗	184
第 十 七 章	一切为了第一綫	195
第 十 八 章	挺身而出	203
第 十 九 章	无形的虫子	213

第二十章	他是叛徒.....	225
第二十一章	无名高地的斗争.....	235
第二十二章	孤島.....	249
第二十三章	有鋼使在刀刃上.....	260
第二十四章	不要吓唬人!	275
第二十五章	支持.....	291
第二十六章	“一号”来了.....	305
第二十七章	两兄弟.....	320
第二十八章	战士的心.....	331
第二十九章	我们会活着相見的.....	341
第三十章	可怕的战争.....	353
第三十一章	“一号”牺牲了!	367
第三十二章	力量的源泉.....	377
第三十三章	不能等死.....	391
第三十四章	謎底揭开了.....	407

第 一 部

在 鐵 火 下



第一章 荒山秋雨

一九五一年九月末梢，一支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正向海防前綫——元山挺进。他们刚刚出发两天，突然又接到命令：停止待命。部队在这深山荒野中停下来，已经是第四天了。

本来雨季已经过去，这两天，忽然又落起秋雨来。刷刷的小雨，一股劲地飘；团团的白雾，象一群群的绵羊，穿过翠绿的松林，越过火红的枫树，灰气腾腾，罩住了层层迭迭的山峰，二十步以外，就看不清人的面孔。这里没有民房，有些连队就露营在这山林里，一排排草绿色帐篷，隐伏在古老的松树林下面，雨点落在帐篷上，发出卜卜的响声，滚下成串的水珠。一阵大风吹过来，帐篷象一张张船帆，在风雨里摇动着。嘎喳一声，一个篷柱被吹折了，那帐篷就象放了气的皮球，立时瘫在地上。战士们钻出帐篷，拥挤着，咒骂着，寻木头把它重新撑起来。……

靠山脚的帐篷里，五班十来个战士挤作一团。有的躺，有的坐，有的赤着脚，光着背，围着湿漉漉的棉被，听着淅淅沥沥的雨声，都沉着脸儿，皱着眉头沉默着。当暴风吹来时，他们就四围接紧篷角，不耻它飘卷起来。他们向这连绵的秋雨、阵阵的暴风、难于忍受的潮湿战斗着，并没有一个人灰心，但在这荒山风雨里停着，究竟为了什么呢？

为什么，这是彭德怀司令员的事，这里，连师长、军长也都不知道。

“朝鲜真是个鬼地方！下雨，下雨，下雨！……”在帐篷角落里，一个人狠狠地骂起来。

五班长黄玉龙，正坐在篷口，借着亮光，给一个战士缝破了子弹袋。听声音他就知道是马祥子。他转过身来，见马祥子袒露着肚子，正仰在帐篷边上，用手指刮那透进水来的篷缝上的绿苔毛。他的块头过大，占了总有两个人的地方，两条裸着的粗腿架起来，那小船似的两只大脚，无聊地摆动着，身体晃来晃去，象躺在针毡上。“唉！真是碰见了鬼！娘的！”见没人吭声，他翻个身，又嘟囔一句。

黄玉龙白他一眼，心里真急；刚刚开过党小组会，他却又挑头发起牢骚来了！

“马祥子！你把肚子盖住点吧，天气这么凉。”他见马祥子不理睬他的眼色，压着声音说。

马祥子从鼻孔喷出一口闷气，懒洋洋扯过了被角盖上肚子。围着被子坐着的韩成刚插进来说道：“老马，你说啥？朝鲜是个鬼地方？嘿！你真老赶呀！你瞧，青山绿水，美丽的很嘛！嘿，真象我们南方。”他深深地回忆着，得意地望着马祥子，霎着一双大眼睛。

“玩儿蛋去吧！又是你们南方！你懂个鬼，小崽！”马祥子撇着嘴，从眼角瞟他一眼，调过了脸去。韩成刚小嘴可不让人，脖子一挺道：

“小崽！哼，你呀，是坐井观天，没见过大世面！”

“哈！”马祥子坐起来了。他正闷得要命，找不到话题，搔着头望着他说：“人不大，口气可不小，哈哈哈哈哈，呵，南方好，也遍

地是这穷山？”

“穷山？满山的花草树木嘞！你看，一到春天……”

“也这么老下雨，是不是？”

“雨多好种稻田嘛！下雨怕啥子？瞧，这天气，连敌人的飞机都没法活动了！”

“啊——”马祥子抓到了一个话把，开心地摇着头。“说了半天，你是怕那玩艺？”他伸起手，在头上划着圆圈，嘴里发出呜呜的响声，“哈哈，南方好，好，好不要——”他猛向下一挥胳膊，用手指头狠狠刮了一下鼻子，就哈哈大笑起来。

韩成刚刚地涨红了脸。

“神气啥！你，哼！你……”他急得憋粗了脖子，鼓出眼珠，气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他们在后方驻防时候，挨过一次飞机轰炸。韩成刚没经过那阵势，吓得爬在地上直叫喊，事后他觉得挺丢人，向班长作了检讨，表示了决心。马祥子光顾逗趣，这一句正戳在他的痛处。可是马祥子还只管笑，韩成刚眼里却涌上一层泪水来。黄玉龙一见这情景，忙向马祥子喝道：

“马祥子！你又闹什么事！安生一会儿行不行？”

马祥子敛住笑，一望韩成刚，忙道：

“小韩，耍着玩，怎么翻脸？”

“去去去！不准动我！”韩成刚握紧一双小拳头，好象要打架的样子。“谁跟你耍！以后你别理我！”

马祥子张开嘴，吐了吐舌头，作着鬼脸望着他，但韩成刚当真恼了。

可是，他们俩这是常有的事，过不了几分钟就会重归于好的。韩成刚是个新战士，今年才十八岁，长得胖胖矮矮的，但却

性情潑辣，愛說愛道，有股子頑皮勁。馬祥子大大咧咧，專愛逗他那孩子脾氣。他平时的态度不算好，可是要遇到什么苦重的活路，他就会把韓成剛支開，分配他體力能够胜任的工作，韓成剛虽然憋着勁不肯去，心里可領他的情。在學習軍事技術上，馬祥子却一点也不許含糊。你偷懶耍滑，他会瞪起眼睛喊：“為人民服務，你當兵打仗靠什麼？”有時，他和人家一面打着撲克拉閑篇，却監督着他組的戰士練技術。別班同志逗笑說：“老馬，你變成個大軍閥了！”他那神氣就裝得更十足。但韓成剛心里却佩服他，他什麼兵種都干過，立過大功，經了無數次戰鬥哩！“老馬，咱一定要爭取戰鬥英雄組，你好好幫助我們。”韓成剛常常帶着欽敬的口吻親熱地說。馬祥子便一拍他的肩頭道：“沒問題，只管聽我的話。”……共同的目标和愿望緊緊維系着他們，何況，馬祥子有口無心，對人又是這麼厚道。可是這次傷了小韓的自尊心，馬祥子怎麼陪不是，逗他，他總是繃着臉，不跟他搭碴兒。黃玉龍望他一眼道：“馬祥子，你出去了，小夏他們回來沒有？”

馬祥子應着，又向韓成剛道：“小韓，走，去看看小夏他們搞回干柴來沒有，把衣服烤一烤。”小韓仍氣鼓鼓地甩着手，他只好一個人沒趣地從人身上爬過去，但爬到帳篷口，又停了下來，跪在那里，望着那羅面小雨，和對面山上滾滾的白雲，心中由不得又湧起陣陣的煩躁。

“馬祥子，別擋着亮，快去嘛。”

黃玉龍支他出去，他却一屁股縮了回來，坐在黃玉龍旁邊，心里暗暗嘆息了一聲，終於憋不住又開口道：“班長，你知道我的脾氣，什麼事我不愿藏着掖着，你得幫我解決這個思想問題，我怕窩憋出病來，傷身體，……”黃玉龍又用眼瞪他，可是他不管那些個。“這也不是秘密呀！說是叫到元山接海防，準備打敵人的

登陸，這本來就是沒影兒的事兒，可是去就去吧，為什麼又半路蹲在這荒山野溝里呢？這裡連房子也沒有，這帳篷象老鴿窩，風一卷就飛上天，又下着這倒霖雨……”

“同志呀，你又來了！”黃玉龍不知向他說什麼好。“連這點苦都吃不了，還想打勝仗立功嗎？”

“班長，話不能這麼說。要是爬在戰壕里，他下刀子，咱也沒有二話！可是這兒有美國鬼子嗎？”

“是啊，老不前進，停在這兒干啥呀？”戰士們也說。

“同志們，上級還能亂來嗎？”黃玉龍望着大家道，“一定是原因嘛！”

“是啊，可就是悶得人慌。”

這時，一陣暴風吹過來，帳篷猛烈地向一邊傾倒過去，好象天搖地動；馬祥子一縱身躍起來，抓住了中心杆，大喊：“按住帳篷角！快！”

戰士們七手八腳將帳篷角按緊，大喊着，有一個人帶頭隨着風雨聲，唱起歌來，他們喊着，唱着，借以發洩心中的鬱悶。暴風吹過去，又平靜了；只聽到雨點打着帳篷和樹葉的卜卜聲。他們嘆了口氣，又重新坐下來。一切又歸于沉默。……

“毒蛇！毒蛇！”外面突然有人驚叫起來。

馬祥子聽出是夏大發的聲音，一個鷄子翻身，扑到帳篷口，光着腳便跑了出去，大聲喊着：“哪里？”

一個戰士捏緊兩拳直喊：“打！打！”

夏大發用手指着急道：“小心，小心，向你那邊去了！”

戰士們對毒蛇恨透了；在朝鮮醫療條件差，有的為牠鋸了腿，有的為牠傷了命，大家喊出口號：“消滅一條毒蛇，等於消滅一個特務。”因此一聽到有毒蛇，便齊來扑打。馬祥子只管望着

夏大发他們发問，不想毒蛇箭似地，已鉆到他的脚下。他两手空空，要是寻了“武器”来，那便会放走了牠，要是赤手空拳“招呼”，就要冒着危險。挤出帳篷的战士們，一見这种情景，都慌忙道：“躲开！躲开！”有的便急去寻家伙，有的扯出鉄鍬洋鎬，有的拿来刺刀，馬祥子不由自主地退了两步，他的两支大杏核眼，圓圓睜着，眼看那毒蛇便要鉆进乱石堆里去了。他也顧不得多想，一个箭步搶上去，那只有厚厚老茧的大脚，猛地踩住了毒蛇的头，大喊一声：“哪里跑！”同志們正向前来，一見都惊叫道：

“老馬！你——”

馬祥子用了全身力，又狠狠向地上頓了两下，地上踩下一个深深的大坑。那毒蛇的尾巴卷过来，盘住他的小腿，一卷一卷地顫动。馬祥子出了一头冷汗，但笑着道：“牠自找死，鉆到太爷鉄脚下边来了。”說罢，从从容容俯下身子，捏住了毒蛇的尾巴尖，向上一抖提了起来。那毒蛇又卷上头来，同志們急道：“快打死！”他的手輕輕一抖，象耍軟鞭似地掄了起来，一面掄，一面高兴地道：“刀枪不入，試試看，小韓，你投个石子看。”他赤着脚，光着背，大肚子向下垂着，那劲头，真象个卖膏药走江湖的。韓成剛早忘了剛才的事，拍手笑着，当真抓起一个石子，正要投去，却被黃玉龙喝住了。馬祥子停下来，手还抖动着，嘻皮笑臉道：“嘿嘿，这两天好悶人，給你們开个娱乐晚会。”

黃玉龙催他把毒蛇打死，他瞪圓眼睛，把那花鞭似的毒蛇掄圓了，把那恨，那怨，那心中的煩躁一齐貫在手上，向石头上啪！啪！啪！只三下，那毒蛇便血淋淋，象面条儿般了。韓成剛又用刺刀拦腰斬了三截，才住了手。他們象打了一个胜仗，消了恨，解了气，把这悶人的天气和心里的郁悶，也都忘記了。

在这时，那下着濛濛小雨的大路上，出現了两匹馬，騰云駕

雾似地，直向他們飞来。

“团长！”馬祥子首先认出来喊，“到我們这儿来了！”

說罢，他急跳下石头，向帳篷跑去。不一会，他又满面笑容，走出来，整整齐齐穿上了軍衣，脚上带着泥水，还穿了他那双張开嘴的破胶皮鞋，連风紀扣都結上了。

“嘿，你們誰有鞋，借我穿一穿？”他說，但立时又揮着手道：“算了算了。”因为他的脚太大，发下的鞋都太小，別人的鞋他都穿不上，所以他总是穿破鞋的时候多。他的脚磨炼得真象鉄脚一般，同志们开玩笑时，都叫他鉄馬拐。他自己呢，却喜欢人叫他韓湘子，有时捏細那发沙的嗓子，唧唧唱，有时作着托花籃的姿态，飄飄地扭，逗得人笑得肚子疼。

“鉄馬拐，你今儿是怎么啦？打扮得新郎官似的。”

馬祥子摸了摸下巴，前天剛理过发，觉得很得意。他很知道团长的脾气。在团长当參謀长的时候，他在团部当偵察員。偵察員是經常和參謀长打交道的。团长喜欢大胆、机警的人，也喜欢衣着整洁，仪表昂揚的战士。他当偵察員时，因为粗心蛮干，出了漏子，被团长狠狠罵了一頓，亲自命令押了他禁閉，調他出了偵察連，他为这曾暗暗洒过几滴泪水。但他仍旧很喜欢团长，而且只要有机会，总想討团长的好。他想学团长，但由于他那粗率、滑稽的脾气，总学不象，因此他对自己那装模作样，有时也觉得好笑。

“嘿！瞧那騎馬的姿勢，多剽！”他不由得讚叹道。“准是到我們这儿来的！”他又补上一句。

大家順着他的手望去，只見那雨雾蒙蒙的公路上，两匹馬扯平四蹄，真如騰在空中一般。团长在前，腰身微微前傾，斗蓬式的草綠雨衣，被风微微吹起，卜卜抖着，有多威武啊！

大家是多么高兴团长来呵！团长一定会带点什么新消息来的。就連黃玉龍的心中也有些鬱悶的慌；他也同样不愿意去警戒海防，但如果決定去，就馬上繼續開拔，为什么又老停着呢？不过，这些情緒他不能露在面上，而且根据他的經驗，他相信上級，这不会毫无来由的，一定是有什么变动了！什么变动呢？这是大家都迫切想知道的。“要是能上正面戰場打一打，該有多好啊！”人人心中痒痒的，都这么想。

馬祥子話特別多，兴奋地笑着，他自覺与別人不同，神气活現地向大家問道：

“同志們，你們了解团长是怎样个人嗎？嘿，不知道吧！班长也了解的，团长啊……”

“是不是很厉害？呵，那次把咱們連长……看样儿很严格哩！”

“严格，是啊，你要乱来……沒有規矩不能成方圓嘛！”馬祥子信服地、帶着教訓人的口气說。“可是对战士們太好啊！說話忒有意思：‘馬祥子，去給我抓一个会說話的来，要挑一挑，不要逮个哑巴回来！’嘿，‘等一等！敌人打你那一頓屁股板子，沒有忘記吧？’哈哈，你接受了任务，勁头特別足，就是刀山也上，油鍋也跳！他有时候和偵察員們一块亲自到……”

“刘參謀长脾气可够邪！看样儿打仗……”新战士何福祥插嘴說。

“五号啦？那是一員猛將！”他显摆自己知道得多，見聞广，打开了話匣子。“可要讲指揮，还是团长。二号——翟政委是个老头，替人縫隙，什么都想得非常周到，还有李副团长——三号，几个首长湊到一块……哎！怎么？……”馬祥子突然停住口，指着公路两眼瞪直了。

“拐弯了！大概到一連去了！”韓成剛擔心地說。

“准是走錯了路！”馬祥子搖頭判斷道，“怎麼會隔過營部和咱們，到一連去呢？不會！一號——~~同志們！~~，~~來~~，一齊喊！我喊一二，……”

黃玉龍制止道：“不要亂喊！一號二號的，~~暴露秘密！~~”

“那咱們唱歌！”馬祥子懇求地望着黃玉龍。黃玉龍沒有反對，他望着走去的首長背影，搔着後脖頸，心裡怪喪氣的。

他們唱起來了；挺直了嗓子，參差不齊地衝着公路用勁地唱着。可是，團長的影子消失了。

戰士們失望地搖著頭。老戰士們不必說，那些新戰士們，多想面對面地看一看自己的首長啊！……

“嘿！又回來了！”

大家張眼一望，嚟！果然不錯，不知什麼時候，兩匹馬又蹶出西溝，到公路上來了。而且直奔他們的小路插來，霎時已到山前，團長急勒馬韁，手搭涼棚，立在馬鐙上望了一下，用腳碰了一下馬肚子，一面老遠喊道：

“是黃玉龍嗎？”

黃玉龍應聲向前跑了几步。大家有多麼高興，一個戰士道：“嘿！眼真尖！”馬祥子也搶上几步，團長他們已到跟前，躍身跳下馬來。

他高高的身材，黃白臉膛，兩道黑黑的眉毛，微微挑起，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鏗明透亮，看來不過三十出頭的年紀。他的胸脯總是挺得筆直，好象腰上撐着個什麼東西，英氣勃勃的，烏溜溜的眼睛，機敏地轉動着，嘴角上挂着笑容，向大家招手。黃玉龍高聲喊：

“立正！敬禮！”

团长孙志明，微笑着还过礼，便上来和大家一一握手，并且呼叫着每一个老战士的名字。这使新战士们觉得惊奇；一个团长，怎么能记得这么多人呢？

“你们好？同志们！”他最后望着大家问。

“首长好。”大家齐声答。

孙志明望着大家兴奋中带点儿沉郁的脸色，眯起眼呵呵笑了起来。他停住笑，摇着头道：“同志们，说实在话，在这荒山野林里，又下着连阴雨，我心里真有些腻！要打仗，咱就开上战场，痛痛快快地打！这样呆着，真有点受不了，你们说是不是？”

大家互相对看着，不知道怎样回答。团长好象钻进每个人的心眼里看过，说到人的痒处。马祥子把胸一挺，道：

“首长，实在，有那么一点。不过……”他想问一问任务，但卡住了。

孙志明又大笑了。笑罢，眼光落在马祥子身上，上上下下打量着他：“呵——老朋友，今天变样儿了！”

马祥子心里怪舒服，但被团长看得有些发毛，脸也红了。他笑着道：“首长，老那样还行？早就不那么邋遢了。”

“唉，从什么时候？”

“离开侦察连，就改了老毛病。”

他随口溜出这一句，立时又觉得失了口；因为在出发以前，团长还和他见过面，指责过他的。战士们憋不住笑了出来，孙志明也哈哈大笑。

“新鞋又成这样了？”孙志明眯着眼问。

“呵，首长，”马祥子红了脸道，“这是没办法的事儿。不过，不妨事，一样行军打仗！”

孙志明望着他笑了笑，便转过身来，问过他不认识的人，黄